

几年前,收到王道生老师八卷本《王道生文集》的赠书,我是把这沉甸甸的文学作品当作教科书来读的,因为作者是我四十年前在《天津日报》实习时拜识的老师。那时我还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大三的学生,道生老师是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园丁》,并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创作长篇小说《魂曲》的知名作家。年轻时做着“作家梦”的我心里偷着乐。记得那时,完成采访写作任务,吃过晚饭,我常常去他的办公室,坐在他的对面,向他讨教有关记者、编辑、作家类的各种问题。有时他赶稿子,有时他急于处理副刊版面的问题,我就在他身边静静地等,感受一个记者、编辑、作家“三位一体”的人是如何工作的。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三十多年后,我收到了老师的赠书,我回敬了一首小诗《王道生老师赠书》:“三十年前师亦兄,常伴夜深谈兴浓。鸿文八卷今相赠,我辈枉叹蹉跎功。”我在诗后标注:三十年前在《天津日报》实习,道生老师待我如兄长。今有文集八卷赠我,学生一路小跑也赶不上了。

三年疫情阻隔了我们见面,2022年年底刚一放开,我就急忙忙忙去天津看他。师生相聚,百感交集。八十三岁的道生老师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又刚刚安装了心脏起搏器,“阳康”后恢复得也不太好。那次,我有意避开创作的事,没有问他《我的遇见》(王道生文集第九、十卷)进展如何,怕引起他的焦虑。不想,就在去年深秋,我在北京接到了他的新书:一百万字的两卷本《我的遇见》。在一则捐书视频中,我看到道生老师动情地说:“2019年,我做了恶性肿瘤切除手术,医生说文献记载还有五年时间,我就抓紧写作,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交给读者,如释重负。这也算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吧。”

顷读,爱不释手。为什么?石坚同志在评论文章中一语中的。他说:“这套文集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独树一帜地编入了不少作品的写作背景、写作经过、发表后引起的波澜及相关资料,这为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些作品提供了依据。”在我看来,洋洋百万文,是一位记者、编辑、作家的心血之作。道生老师是用生命来写作,用真诚来倾诉,用坚强来支撑,用正道来善终。作家出版社功德无量,这是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文学爱好者,尤其是为报刊媒体担负领导责任的主编们出版的一部鲜活的教科书啊!

和我一样,“翻开书卷,沉浸于那些朴实、厚重,极具亲和力的文字,时而激动,时而落泪”的读者,还有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当年一同在《天津日报》实习的傅绍万。绍万大学毕业后从记者做起,一直做到山东《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是中国记协表彰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他禁不住也拿起笔,写下一篇长篇评论文章,表达对道生老师的钦敬之情,也勾起我许多温暖的记忆。

《我的遇见》写了作者自己遇见的编辑:未出版的《在高中日子里》的编辑,成名作长篇小说《魂曲》的编辑,突破自我的长篇小说《魂曲》的编辑,他们共同谱写着最珍贵的编辑魂。其中,最让人动容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王维玲、李裕康和责编郭厚。十年“内乱”结束,知识分子有太多话要说,王道生也要把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写出来。《园丁》是他血的凝成、泪的化合、生活的记录,是为知识分子正名、立传的小说。他写了八万字,油印成小册子,在朋友中传看。《天津日报》文艺部看中了它,压缩成一万字发表。中国青年出版社看到了它,派出编辑与他见面,为他请了创作假,指导他写

成长篇作品。小说初稿写成,又安排他来京住到出版社,静心修改。八万字的油印册子,终在二十多万字的作品问世。领取样书那天,他来到编辑部,带去了“五一”供给的四盒恒大牌香烟,主任和编辑们分享了他的喜悦,其乐融融。他回到天津后没几天,收到了一张汇款单,汇款人是李裕康,汇款金额是一元三角二分,附言条上写着:“道生同志:那天忘记了给你烟钱,现寄上,谢谢!”《园丁》成书和这张便条,折射出那个时代、那一代编辑人的风貌。他们不鄙幼苗的稚嫩,培育它长成大树;不吝心血、汗水,滋养好书面世;他们还绽放心中的光明,照亮作者的灵魂,成书也成人。这件事,我和绍万在实习时听道生老师讲过,还亲眼看

人生,可以如此壮丽

——王道生文集《我的遇见》读后



李培禹

到那张汇款单上的“附言”。

《我的遇见》里的更多篇章是我没有听过的,尤其是在歪风邪气袭来,乌云滚滚,重负压在他一人肩上时,道生老师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毫不退缩、勇毅扛起责任的重担,他的坚强,他的执守,他的睿智,他的凛然,使我不禁呼喊一声:“道生老师啊……”然后,掩卷难抑泪水。

让我们看看《红头文件控告“鬼难拿”》和《〈命运〉的命途》这两篇文章:

1995年2月的一天,刚上班的他被报社领导叫到办公室。领导递过来一份红头文件,他接过来一看是某区委宣传部1995年“1号文件”,标题是《关于〈天津日报〉发表报告文学〈鬼难拿〉内容不实的情况报告》。问题严重了,《鬼难拿》是王道生和某区报记者合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文件”控告《鬼难拿》“不顾客观事实,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党的基层组织和地区领导机关,这是极其恶毒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一点已经引起某区了解情况的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有的干部气愤地说,这篇文章鼓吹自由化,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区委的红头文件足以给《鬼难拿》定性了:反党文章。

《鬼难拿》发表于1994年9月14日,见报后,某区委宣传部部长就专程赶到市里,向《天津日报》总编室反映三条意见。第一,报道失实;第二,没有到区委、区政府有关部门采访;第三,没有经过区相关负责人审稿。9月19日,总编室委派王道生到区委找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见到了这位部长并不陌生,原来是某区五中的学生,而王道生曾经是这所中学的老师。“文革”中,这个红卫兵头头,为了表现同王道生划清界限,实行残酷的武斗,老师被挂上“黑帮分子”的牌子,隔离审查。那时候,师生二人的关系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这次相见,当然不再是那种关系,一边是市委机关报的记者,一边是起草“红头文件”问责的区委宣传部的部长。

“你是代表自己来的,还是代表天津日报社来的?”

“我是代表天津日报社来的。总编室委派我就你提出的三个问题,同你们区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

“《鬼难拿》发表前经过编委会讨论没有?主管报告文学的编委是谁?你解释一下,你写《鬼难拿》,谁是鬼?区委是鬼吗?”那架势和语气还是在审讯。

王道生郑重地告诉他:“你是区委宣传部部长,不是市委宣传部部长,所以你没有资格

审问市委机关派来的代表。你要和我谈,请先摆对位置,端正态度。”

“你在《天津日报》发表反党文章,我们就有权力质问你!”他拍了桌子,“如果我们查出马秀歧(《鬼难拿》的主人公)有问题怎么办?”

王道生凛然道:“《天津日报》发表反党文章你这定性算数吗?你现在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懂组织原则!”

对方哑然。第一个回合,结局就是这样。近半年过去了,第二个回合来了:他们炮制了这份《中共天津市委某区委宣传部1995年1号文件》。文件的最后提出三条:1.请市委宣传部长尽快对该文失实错误之处,对该文做出明确评价。2.在市委宣传部对该文做出明确评价后,应在我区一定范围内通过适当方式说明真实情况,以正视听。3.天津日报社对此事应予以严肃处理,并给我们明确答复,以消除不良影响。

看来,他们一定要把《鬼难拿》打成“反党文章”,用红头文件给市里施压,逼迫市委宣传部的表态。市委宣传部的当然表态,但那是在记者到某区进一步核实取证,写出《记者对某区委宣传部(95)1号文件的调查报告》后慎重做出的。市委宣传部的表态明确:报告文学《鬼难拿》是呼唤改革的,导向是正确的,报告文学所写内容都举出了确切证据。

于是,第二个回合暂且“偃旗息鼓”。没想到,还有第三个回合。

大型系列电视报告文学《人间正道》,拍到《命运》——根据报告文学《鬼难拿》改编——集时出了问题。拍摄现场的刘书记打来电话说:“某区委宣传部通知我们,不准接待《人间正道》摄制组的采访,你们来了恐怕会相遇。”

王道生通过电话里对刘书记说:“请你告诉他们,《人间正道》摄制组将准时到达会场进行拍摄,任何人不得阻拦干扰,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邪不压正!摄制组据理力争,顺利完成了拍摄计划。

当然还有第四个回合。不过这最后一个“回合”,更复杂,也更精彩,我不在这里“剧透”了。结局是,《命运》终于播出,反响热烈。王道生当年被评为天津市十佳编辑,次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读者朋友不妨去阅读王道生的新书《我的遇见》,在两卷本100万字的文集中,《英雄的乐章这样奏响》《我是〈天津日报〉记者》《“冤家”有了冤情》《长城悲歌》《〈功与罪〉发表的前前后后》《韶山情思》《难忘今宵》《部长让我出山》等,还有在他退休之年,只身一人冒着风险披露真相,从而纠正了一起严重的冤假错案——震惊全国的《黄山事变》,可谓篇篇精彩,动人心扉。

不由得想起2018年中秋节前夕,我们人大新闻系七八级同学在天津蓟州群山环抱的九山顶聚会,特意邀请了王道生老师参加。当时道生师已经七十八岁,他自驾车一个半小时赶过来,参加过白天和晚间的活动后,又约我和绍万去他房间长谈,至凌晨不见倦色。次日早饭后,我很想去当年采写过的下营村看看,道生师欣然当起司机,带我俩重访故地。走进那片生机盎然的青年林,我们想起写进长篇通讯中的那句格言:昨天的梦想,可以成为今天的希望,也可以成为明天的现实。“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种青春的朝气,不正有道生老师身上洋溢、迸发?岁月流逝,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义肩担重负,执笔写人生。

人生,可以如此壮丽。

(作者为《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原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协会员)

云南的西双版纳、玉龙雪山、石林、苍山洱海等,都是令人向往的知名景点,就连腾冲的云峰山、火山地质公园、北海湿地、热海景区、滇西抗战纪念馆、和顺古镇等,也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打卡地。在云南众多的旅游胜地中,腾冲可能不算最有名的,但有一个景点,应该说是云南景点中最具震撼力,也是最让人铭记的,那就是滇西抗战纪念馆和国殇墓园。

来到腾冲的第一站,我便前往梦绕魂牵的滇西抗战纪念馆和国殇墓园。进入庄严肃穆的纪念馆,看到那一幅幅照片、一件件文物,以及一处处复原的珍贵影像史料时,我仿佛被带入炮火连天的滇西抗战杀场,感受到远征军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血染疆场的英雄气概。在“山上上,国有殇”庄严肃穆的墓园中,坡上苍松翠柏,园内青草黄花,与之相伴的是刻有中缅印战区抗战牺牲的远征军和盟军将士、地方抗日武装人员的姓名,共计十一万牺牲者姓名的名录墙,及三千多块远征军将士的墓碑,每一块墓碑后面,都是一个勇赴国难的英烈忠魂。眼前的一切重重地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深切体会到,当下的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那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啊!面对烈士英灵,我不禁心潮澎湃,想到为抗击日寇而英勇献身的戴安澜将军,临危受命,拒绝日寇收买的腾冲县长张问德,视死如归的美国飞虎队的英雄们……

1942年,滇西美丽富饶的国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河山破碎,人民呜咽,举国悲痛,愤恨齐天。自1942年5月4日开始,日寇飞机对保山城连续轰炸八次之多,保山城被毁一半,百姓一万多人死亡,毁房屋三千余间。日军在保山县和被占领区的腾冲、芒市、盈江等地,施放大量鼠疫、霍乱细菌,并在腾冲使用芥子气和瓦斯毒气等生化武器,致使保山六万人死于瘟疫,整个滇西地区疫病者超过二十一万。腾冲战前人口三十多万,战后仅余十几万。这是人类战争史上典型的、令人发指的战争暴行!

日军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不顾年老体迈,四处奔走呼号,联络滇西军民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并发表《告滇西父老书》。疾呼:“保省即是保国,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腾冲爱国士绅张问德,在前任逃亡后,临危受命勇挑“抗日县长”重任,他拉起游击队,组织民众密切配合远征军。他还严正拒绝了日军的“和谈”阴谋,发表了著名的《答田岛书》,作为讨伐日寇的铿锵檄文,显示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淫威的气节。

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的英勇事迹,更是感人肺腑。1942年初,盟军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了中国的远征军。戴安澜将军所属200师参加了东瓜保卫战。保卫战开始,200师的全体官兵坚守阵地,勇猛还击。虽为孤军奋战,后援困难,但师长戴安澜决心誓死抵御到底,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固守,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战前,戴安澜将军还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戴安澜将军带领200师的远征军将士,与四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十二天,完全是以步兵对抗日军的立体进攻,掩护了英军一个整编师的安心撤退,并歼敌五千余人,打出了国威。

英军撤退中,看到傲然屹立在不间断地中国远征军,不断高呼:“中国万岁!”东瓜保卫战为戴安澜将军在盟军中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在收复

棠吉的战斗中,戴安澜将军亲临前线指挥,一举攻克了棠吉。这不仅给予中国远征军极大鼓舞,而且也使东线战局转危为安。戴安澜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上。毛泽东主席在挽戴安澜的诗中,用“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词句,赞誉了戴安澜将军。不幸的是,戴安澜将军在从缅甸撤回回国途中,遭遇日军伏击,激战中,戴安澜将军身负重伤,倒在了距国境线不到三四十里远的地方,享年38岁。在戴安澜将军举行的万人国葬上,国共两党领袖均撰写了挽词。为表彰戴安澜将军在抗击日寇中所立下的功绩,国民党政府追认他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将军的英名人祀南京忠烈祠。美国政府也为戴安澜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贡献,向其颁授总统勋章。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56年,戴安澜将军被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为革命烈士,之后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滇西抗战纪念馆怀思

李广玉



提及滇西抗战,不得不提到威震敌胆的美国“飞虎队”。美国空军的参战鼓舞了中国抗战军民,“飞虎队”和它所创造的辉煌战绩,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上空的代名词。从1941年年底,到1942年7月,“飞虎队”在云南人民的倾力支持下,在中、缅、印、泰境内共击落日机二百多架,击伤敌机一百多架。美国志愿航空队还担负着中国战场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北南两端枢纽——昆明到仰光的空中防务,在这条航线上,中美双方共同向中国战场运送八十万吨急需物资,人员三万多人。他们中间有二十多人,在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作为美国帮助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美合作典范,中国对这支英勇善战、战功卓越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中国政府特别颁发“洋人参战,军民一体救护”的纪念,云南各族人民对战斗中失踪的美、中飞行员,战斗员苦觅寻救、呵护胜亲,谱写了一曲曲永世流传的友谊之歌。从此,“飞虎队”这个名字,被永远镌刻在中美协同抗日的光荣史上,指挥官陈纳德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飞虎队”可谓威名远扬,许多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也感人至深。参观过程中,“当代花木兰”李月美的事迹,让我为之动容。抗战期间,正当祖国处于最危急的生死关头,数千名南侨机工毅然抛弃海外安逸生活,奔赴祖国烽火弥漫的抗日战场,在华侨史上谱写了一曲不朽的壮丽篇章。在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中,有一位女扮男装的巾帼英雄,她叫李月美。1939年,二十一岁的李月美,瞒着父母离家回国参军。经过海上几天几夜的颠簸,又乘火车来到昆明。一行培训,李月美被分配到总部设在贵州的“红十字会”当司机。李月美既有男子的粗犷,又有女子的精明;既有男子的豪爽,又有女子的细心。因此,她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都没让同伴怀疑到“他”是个女儿身。战场上,她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抢救伤病员,救死扶伤。军运线上,她主动抢运军需物资、医药用品等军需物资。在“红十字会”,没人不认识她,但谁也没想到她竟是女扮男装。1940年,在滇缅公路运输军需物资时,她突遇车祸受伤,被一位过路的路南侨机工及时发现,从压扁了的驾驶室将她救出,送到医院抢救。直到此时,人们才发现她是女儿身。此事一经媒体披露,轰动一时,李月美被人誉为“当代花木兰”。何香凝为其题赠“巾帼英雄”锦旗。她伤愈后,改当护士,成为一名白衣天使,直至抗战胜利,她才又回到马来西亚。

三年的滇西抗战,是中国乃至世界善良人类永远珍存的记忆,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有志之士,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丰碑,是海峡两岸和世界华人,华侨同一血脉鲜红的见证。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在抗战中,为正义、为生存、为保卫国土和民族尊严,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和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缅怀英烈,珍爱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心声。

文艺周刊

第二九五八期

时光更迭,华章日新,又是一年腊梅飘香时。清晨,在网上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发小,互道思念,共叙友情。她将视频镜头一转,一窗惊艳无比的冰霜花出现在眼前,这冬姑娘绘制的冰晶图,一下子打捞起我对冰霜花的往昔记忆。

这是唯冷寒和室内外的温差,才能形成的妙趣天成、形态各异的冰霜花。当我定神细观,不由得发出梦呓般的惊叹,大自然也太诡异奇绝了,即使神笔马良在世,也难绘出这种举世无双,犹如来自仙界的冰中花鸟图。发小萌萌嘟嘟的小孙子,用莲藕般白胖软嫩的小手指着窗户,嘴里唧唧呀呀地说:“花花……”那时而凝聚、时而散开的冰晶,像一朵朵盛开的白牡丹,花瓣舒展而俏丽。那树梢顶端,活脱脱有两只鸟儿在盘旋嬉戏,这唯美的一幕连不谙世事的幼童,都边看边乐得拍手蹦跳。

凝神静望间,我的思绪也穿梭于旧时光里。童年,每到晨曦微露之时,我躺在暖暖的被窝里,偶尔就会被一束亮光唤醒。母亲轻轻地掀开两扇木窗,窗框中间的玻璃上,那冰晶凝结成的奇幻的冰雪世界,总能让我眼眸发亮,继而遐思飞扬,神游其间。我似那个梦游仙境的爱丽丝,穿行于花草丛林间,一座如钻石砌成的楼宇宫阙之上,凤与凰展开硕大雪白的羽翎,在空中翩跹曼舞,惊鸿绝艳,冷艳绮丽。溪边有蝶舞鸟飞,芦荻飘飘。一座座巍峨的雪山,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突然,一道

有了齐天大圣的“七十二变”。我变成了那朵圣洁的雪花,在高耸入云的雪山之巅,随风曼舞,和明月倾谈,又幻化成一只小龟,悠悠地在海底珊瑚间漫游,和鱼儿嬉戏,与蝌蚪捉迷藏……我在一窗冰霜花中,编织着如梦吃般绮丽的童话,还曾将稚嫩的文字投给《少年文艺》,收到编辑回信的那一刻,满家属院都飘荡着我欢快的歌声。若细细往前追溯,其实那时便已在心中撒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一觉年华春梦促。往事悠悠,百种寻思足。”岁月漫漶往事如烟,在这个严寒冬日,那晶莹妙曼、趣味横生的冰霜花,还栩栩灵动地在我的眼前灿然变幻,摇曳生姿。漫忆默想间,我的心上,如窗外那株悄然绽放的腊梅花,洋溢着清冽的幽香和一种岁月的静美。

阳光照耀着果实飘香
还有苇花轻摇
还有高楼处
窗前啦啦迎来的燕子家族
在我的头顶
在我的脚下
可以驻足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黑色的翅膀
在天空中画出优美的曲线
勃勃生机讲述着它们南来北往的梦想
它们穿梭于天际线
它们在我眼前
舞姿翩翩
“哆来咪发唆”
一串串音符在我心海荡漾

我和燕子如此接近

(外二首)

于剑文

喜鹊离我这么近
我可以欣赏那黑白相间的羽翼
可以聆听呢喃的秘密
在秋天的枫叶里
在一片片银杏叶上
缠绵的阳光下它舞姿轻盈
风告诉我它为我而来
灵动的音符
跃动在我生命的五线谱上
想要唤醒什么
是沉睡的爱情
还是金色的梦境

岁月长廊
穿越是种欲望
岁月长廊有山川河流
有云端壮丽
有溪流欢愉
有草原绿波无限
有心灵对未知的向往
有生命对自由的渴望
即使是沙漠的独行
每一步也是心灵的洗礼
来吧,让我们一起在岁月长廊里
留下深深的足迹

敏捷,迅速地摸索,他单个人就是道流水线,像教官清点人数一样,快、准、干净利落。热汤在锅里翻滚,随盖子掀起,腾起一股直熏眼睛的蒸汽,顶出一阵混着香味、山一样的泡沫。

“给,您的馄饨。”
“得嘞!谢谢您啊!师傅,您在这儿几十年了?”
“大约四五十年头了。”
“我听您的口音,不是本地的吧。”
“嗯,我是南方的。”
“呦!您这么大岁数了,干吗要从南方到北京来,一路上舟车劳顿的,受罪呀。”
“主要是想孩子,我的儿女全都来北京发展了,年轻人说这叫……北漂,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实在烦闷,就跟着他们一道来了,多个人照顾他们也好。”
像这样,做生意途中和顾客闲聊几句,在他这里就如同生理本能一样自然。许多面孔只相识了一次,从店里起身离开后,剩下的日子便用来遗忘。
“老板,来碗馄饨,别放香菜。”
“老板,两碗馄饨。”
“师傅,老样子,多下香菜,来点辣椒油。”
“馄饨——开锅——”
师傅看着不少眼熟的门户开合,从里面走出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小车绕着被历史磨蚀的道路,从去年绕到今年,又从今年绕到明年……

一片片红色在眼前新生,身边的世界明朗起来,好似电影从黑白到彩色,艳丽喜庆得要鼓出来。这天,欣赏着祝贺与欢乐的喧闹,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依然吱扭吱扭地响着。
“老板,大年下的,您还出来,不和家里人聚聚啊?”
“我闲不住呀,总要点事做,这么晚了,您怎么也和我一样不回家呀?”
“我是来跟爹娘团圆的,眼瞧着快到了,老板,除夕的张可不好开啊,大家都回家了,要不,我来一碗,帮衬帮衬您?”
“好的呀,谢谢你了。”
“这不算事儿!待会儿您也早点儿回家吧,我也该颠儿了,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师傅看着客人放在桌上的碗,他的余光瞥见街上的路灯,也静静地垂头站着,盯着碗里面的残汤悄悄波动,灯光如月一般似有若无地映了上去,在汤中摇曳舞蹈,仿佛炊烟,朦胧而夺目。光的一部分被洒在这里,成了馄饨的馅料。师傅看着碗里面一团浑圆的光晕,越看越熟悉,像一件童年的旧物突然被找到。
“不知道……月亮尝起来是什么味道。”他突然自顾自嘟嘟囔囔地说完这话,抬起头愣愣了一会儿,又将头垂下,凝视着碗里的光晕。灯光轻抚他的脸颊,岁月的痕迹如退了潮水的海岸一样,在夜晚的遮盖下显了出来。
师傅凝视着,好像自己浸入了碗中,望见了儿时南方温柔的月以及和谐的光,贩卖芝麻糊的动静又在他的耳畔响起。徐徐微风陪着潺潺细流,一只只乌篷船在清亮的水面上漫步闲谈,船桨搅碎了月在水中的影子,翻飞了已熟睡的落花散叶。
回过神,师傅牵着车向住处走去,路上充斥着杯盘碰撞的乐章,万家灯火狂欢跳跃,似正伸展的烟花一样斑斓,欢声笑语溢出,那就是烟花的爆裂声,它正哭着笑着说了好多。同时,车轮蹂躏地面的声音,悄悄地,渐近,渐弱……
(作者系南阳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大四学生)

出来,好似电影从黑白到彩色,艳丽喜庆得要鼓出来。这天,欣赏着祝贺与欢乐的喧闹,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依然吱扭吱扭地响着。
“老板,大年下的,您还出来,不和家里人聚聚啊?”

“我闲不住呀,总要点事做,这么晚了,您怎么也和我一样不回家呀?”
“我是来跟爹娘团圆的,眼瞧着快到了,老板,除夕的张可不好开啊,大家都回家了,要不,我来一碗,帮衬帮衬您?”
“好的呀,谢谢你了。”
“这不算事儿!待会儿您也早点儿回家吧,我也该颠儿了,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师傅看着客人放在桌上的碗,他的余光瞥见街上的路灯,也静静地垂头站着,盯着碗里面的残汤悄悄波动,灯光如月一般似有若无地映了上去,在汤中摇曳舞蹈,仿佛炊烟,朦胧而夺目。光的一部分被洒在这里,成了馄饨的馅料。师傅看着碗里面一团浑圆的光晕,越看越熟悉,像一件童年的旧物突然被找到。
“不知道……月亮尝起来是什么味道。”他突然自顾自嘟嘟囔囔地说完这话,抬起头愣愣了一会儿,又将头垂下,凝视着碗里的光晕。灯光轻抚他的脸颊,岁月的痕迹如退了潮水的海岸一样,在夜晚的遮盖下显了出来。
师傅凝视着,好像自己浸入了碗中,望见了儿时南方温柔的月以及和谐的光,贩卖芝麻糊的动静又在他的耳畔响起。徐徐微风陪着潺潺细流,一只只乌篷船在清亮的水面上漫步闲谈,船桨搅碎了月在水中的影子,翻飞了已熟睡的落花散叶。
回过神,师傅牵着车向住处走去,路上充斥着杯盘碰撞的乐章,万家灯火狂欢跳跃,似正伸展的烟花一样斑斓,欢声笑语溢出,那就是烟花的爆裂声,它正哭着笑着说了好多。同时,车轮蹂躏地面的声音,悄悄地,渐近,渐弱……

一片片红色在眼前新生,身边的世界明朗起来,好似电影从黑白到彩色,艳丽喜庆得要鼓出来。这天,欣赏着祝贺与欢乐的喧闹,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依然吱扭吱扭地响着。
“老板,大年下的,您还出来,不和家里人聚聚啊?”
“我闲不住呀,总要点事做,这么晚了,您怎么也和我一样不回家呀?”
“我是来跟爹娘团圆的,眼瞧着快到了,老板,除夕的张可不好开啊,大家都回家了,要不,我来一碗,帮衬帮衬您?”
“好的呀,谢谢你了。”
“这不算事儿!待会儿您也早点儿回家吧,我也该颠儿了,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师傅看着客人放在桌上的碗,他的余光瞥见街上的路灯,也静静地垂头站着,盯着碗里面的残汤悄悄波动,灯光如月一般似有若无地映了上去,在汤中摇曳舞蹈,仿佛炊烟,朦胧而夺目。光的一部分被洒在这里,成了馄饨的馅料。师傅看着碗里面一团浑圆的光晕,越看越熟悉,像一件童年的旧物突然被找到。
“不知道……月亮尝起来是什么味道。”他突然自顾自嘟嘟囔囔地说完这话,抬起头愣愣了一会儿,又将头垂下,凝视着碗里的光晕。灯光轻抚他的脸颊,岁月的痕迹如退了潮水的海岸一样,在夜晚的遮盖下显了出来。
师傅凝视着,好像自己浸入了碗中,望见了儿时南方温柔的月以及和谐的光,贩卖芝麻糊的动静又在他的耳畔响起。徐徐微风陪着潺潺细流,一只只乌篷船在清亮的水面上漫步闲谈,船桨搅碎了月在水中的影子,翻飞了已熟睡的落花散叶。
回过神,师傅牵着车向住处走去,路上充斥着杯盘碰撞的乐章,万家灯火狂欢跳跃,似正伸展的烟花一样斑斓,欢声笑语溢出,那就是烟花的爆裂声,它正哭着笑着说了好多。同时,车轮蹂躏地面的声音,悄悄地,渐近,渐弱……
(作者系南阳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大四学生)